

敵情研究

密

第一卷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政治部第三廳編印

目 錄

短評
近衛「新體制」的前途

敵寇的南進與其必要條件

近衛登台以後

敵國生活力擴充一瞥

敵人在滿洲經濟掠奪的措施

登
近衛內閣閣員一覽

敵陸軍新陣容

料
敵新軍管區轄境一覽

敵國大事記（自七月十一日至八月十日）

近衛「新體制」的前途

近衛文麿在第一次內相任內，便痛感着內部矛盾無法調和，國民精神無法振作，政府力量無法加強，曾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新黨運動，國民組織再編成運動，然而着着失敗，於是不得不下台。奈自近衛下台以來，對華侵略戰爭日益困難，而對第三國外交亦日陷窘境，近衛亦以為其中主要原因還是內部各種政治勢力的互相掣肘，不能集中力量。所以想從這一方面來着手，以挽救日本政治上的危機。同時一切法西斯派及法西斯傾向者，原是以排斥異己，以便獨攬大權，故亟謀利用近衛的人望，無時不從近衛逼出參領導一個舉國一致的組織，如德國的國社黨，意國的法西斯黨一樣，因此自久原房之助提出其解散既成政黨的口號，近衛即表示絕對此非常關心，而各既成政黨亦舉起響應，先後解散。七月六日社大黨解散，十六日政友久原派解散，二十六日國民同盟解散，三十日政友中島派解散，即第一大黨的民政黨，首腦部原是有意堅守孤島的，到最

後也不得不宣布解散。

可是這次的政治運動，在近衛眼裏是與過去的新黨運動不同，所以他避免用新黨一詞，而稱之爲新政治體制。因爲新政治體制的目標，據近衛的意見，如過去政黨在議會中的政治活動，雖是其中重要之一面，但決非全部，還有重要的一面是將政府的政策，傳布於國民各分野，而使之徹底化大衆化，換句話說，這新政治體制，不僅是民意代表機構，而且要是政府的宣傳機構，不僅是宣傳而已，而且要使國民各就其社會活動領域內，參劃政治，也就是秉承政府意旨組織國民活動的機構。所以既成各政黨的解散，不過是新政治體制的初步的基地的開拓而已，距新政治體制的建立，還是甚爲遼遠。據聞近衛擬於本月底發表一具體聲明，說明新體制的內容，隨即組織準備委員會，作爲新體制運動之指導機關，委員名額定三十名，其中政府方面約佔十名，內定爲內相安井，法相風見，不管部大臣星野，內閣書記官長富田，法制局長村瀨及海陸軍省軍務局長等，似此政治組織，實爲政府所指導，決不能代表民意，可以斷言。且各既成政黨雖已逐漸解散，但其相互間之矛盾，及政黨對軍部對近衛中心之集團的矛盾，不僅不爲解消，反因此而加深，至於憲法上規定有翼贊之責的議會，在新體中的地位如何，擬修改之選舉法如何，各解散政黨決不會與軍部法西斯一致的，其前途之困難，已可預測。

而且與新政治體制有聯帶關係的新經濟體制，將惹起更多的危險。所謂新經濟體制，包含利潤統制的強化，重要產業部門的國家管理，經濟團體的再組織，經濟會議的設立等。換句話說，便是加強統制經濟的運用。本來日本財界對於政府的統制已是抱恨萬分，到近衛上台的前夕，財界更是不安，證券市價，突然暴落。對於所謂近衛新體制，他們雖不敢反對，但除極少數外，決不會積極贊成，據財界權威雜誌金剛石七月二十一日出版者所露出的消息，經濟聯盟領袖鄉誠之助與平生欽三郎曾向近衛警告，謂政府若將戰時財政經濟交與門外漢料理，必將發生混亂，阻害生產力的擴充和促使生產力的低下，關於經濟統制事宜，政府應與財界指導者協力。金融資本最高領袖的池田結城軸心，今後雖可作為近衛新體制運動與財界的橋樑，但金融界對於新體制運動並不積極支持，只取一種觀望的態度。產業界份子，認為近衛的新體制是一種獨裁主義，對於經濟的指導，必流為官僚的統制，企業的創意和自由將被完全剝奪，故產業界已表示一種怠工的風氣。

以上就政治方面來說，就經濟方面來說，近衛新體制運動，雖然鬧了幾個月，可是至今還是沒有一點建設性的成績，而其前途的困難，將是層出不窮，不單是不能解決它內部的矛盾，也不單是不能結束對華戰事，而且已經破壞了它政治的基礎，還要破壞它經濟的基礎。

敵寇的南進與其必要條件

凡是讀過田中奏章的人，誰都會明白敵寇的南進（侵畧南洋）政策，早已爲田中內閣時代以來的侵略「國策」。敵寇並不因「支那事變」，而遺忘了這個南侵「國策」，且聽所謂「東亞新秩序」的「東亞」之稱，以及敵方書報雜誌的解釋「東亞新秩序」的「東亞」包括南洋，都暴露了敵寇侵畧野心。自二次帝國主義大戰在北歐西歐展開以來，尤其是在法國屈服投降以後，敵寇南進政策的呼聲，甚囂塵上，牠不僅止于民間，就是敵政府也露骨地亂吠，如有出新創東亞（包括南洋）門羅主義，近衛宣布「大東亞新秩序」，松岡解釋「大東亞新秩序」包括荷印，安南等等。同時南進政策的具體準備，也更爲積極，法西斯派爲此不惜惹起政潮，並加緊支持近衛的「新政治體制」運動，對於荷印，安南除暫以威脅壓迫而獲得些權益以外，復從事軍事外交等進攻的準備工作，充實國防（侵略）軍備的口號，也重新被提出來了。大致上，敵寇已將南侵成爲豫定計劃，太平洋上的蘆溝橋事件，勢難幸免。不過敵寇發動南侵的時機和限度，尙須視國際情勢的演變，中日戰爭的發展，及其國內軍事政治經濟的情形而定。

首先，敵寇的南進須視國際情勢的演變，尤其是歐戰的發展而定。如歐戰入于相持而持久階段，則給日寇以趁火打劫的機會。因為這個時候，德意是需要日寇在太平洋牽制英美，使美國無法以極大的力量運用到歐洲或是大西洋去，使英國不得不分一部分力量，來保衛太平洋上的殖民地，所以即是德國與日本在太平洋的矛盾也非常尖銳，但是爲了與英（美）的決鬥，不得不暫時放棄太平洋上的野心，而與日本結爲一壺。一方英國既圖保衛三島而無力他顧，美國在大西洋之憂未消而兩洋作戰準備尙未完成之時，則難以與日寇抵抗。這樣，英美既難武力制裁日寇，德對日的矛盾，又不得不暫時抹殺，則自爲日寇蠢動的時機。否則，如英德的死鬥，迅速結束，則日寇的南進是否發動，即發動至何種程度，自有問題。

其次，單是國際情勢的演變，尙不能決定敵寇的南進政策，敵寇要進行進一步的冒險，需要另一種新的侵略力量。三年來中國的英勇抗戰，已打擊了敵寇使其難以再有力量蠢動，所以敵寇眼見南洋這個肥肉，祇能垂涎三尺，一時無法攫奪。所以他們爲欲南進，首先須充實軍備。東條新陸相就職第一次談話，便強調充實軍備，法西斯外交家白鳥敏夫，也說過：無論如何，實力不充足，則毫無結果，而且實力須急速地充實，以一切人的物的要素來充實國防，於此可見敵寇的南進，尙痛感無此力量。

就是現在的中日戰爭，日寇如圖發動一新的攻勢，首先須自各戰場調集殘兵。加些少數新軍，才能敢行，但是結果尙是屢試屢敗，以此敵軍有限的力量，何能南侵。敵寇的海軍力量，固尙保存，但是軍力是有整個性的，卽有軍艦而無軍火等軍需品，無兵員的補充，亦不能作戰；而且敵海軍卽能運用，如無陸空軍協助，徒佔海口，亦未能達作戰目的。譬如單就敵寇之圖佔荷印一地而言，據美國名評論家末龍的估計，須出動大軍二十萬，敵寇何來如此大軍？！因之敵寇如真想南進，首先須充實陸空軍才行。

再者，敵寇如若南進，英美雖或一時難以與其武力周旋，但是可能予以經濟裁判，這在經濟日益艱難的敵國，是重大問題。我們知道敵統治階級中的緩進派（「現狀維持派」）的「親」英美，一則固然合圖與英美妥協之中，將中國殖民地化，但是同時亦由于敵國經濟的依靠英美甚大，譬如敵對亞三國貿易之中，與英美（包括其殖民地）貿易共佔全體的十分之八，因之敵國尙難與英美全面對立。五月三日有用外相曾在某會席上說過，日本爲了生產力擴充計劃，不得不與各國協調，於此可見如日寇與英美爲敵，而英美對日寇予以經濟裁判，則日寇的生產力擴充計劃既成泡影，戰爭難以持久，更談不到軍備擴充。雖然日寇佔領了南洋各地，可以強奪些資源，但是南洋代替不了英美。尤其是戰爭時期的資源破壞，是值得考慮的。荷印的汽油，固足敵寇之用，但是荷印

早已官稱，荷印如受外敵侵略，所有該處油田，將全部破壞，日寇即令佔領荷印，一時無法獲得汽油，此即爲一例。因之敵寇如圖南進，首先須完成生產力擴充計劃，並貯存些必要原料，不過即令完成此次準備，亦難于持久作戰，因之敵寇的南進，如不能速戰速決，便將失敗。

敵寇如若不能征服中國，而想遷延右述各種南侵準備，則頗爲困難。因之敵人其具體實行南進政策之前，乘英德尙未至決鬥之期，首先企圖解決「中國事變」，這是必然的步驟。然而我國的堅決抗戰，無疑的足以粉碎敵寇的企圖。

這樣看來，日寇的南進政策，無疑的是比侵華更爲冒險的企圖，但是敵寇認爲目下侵華既遭失敗，危機畢露，不如孤注一擲，以求僥倖，當然這種冒險，等于敵寇的自求速死。

近衛登台以後

(一)

號稱西園寺第二世的近衛文麿，因米內內閣爲陸海兩軍外交政策的衝突而拆掉了台，於是又被拖着登台了。

目前日本一般支配階級，對於近衛，可說是一致擁護，這固然是近衛平生八方美人的作風，造境面而俱圓的人緣，但主要原因還是各方面鑒於對華作戰三年，日趨困難，若不急速打開一條血路，便只有死路一條，在現階段除近衛外，實在再沒有人可以擁護，所以對近衛雖不滿意，也只好裝腔作勢舉起旗幟來，歡迎他出來再幹一下。這種政治貧乏的情形，實是可憐得很。

由於現在國際形勢的激變，國內各種矛盾的加深，與侵華軍事的打成僵局，缺乏魄力的近衛，只能做到個和海陸兩軍間的政策，僞裝統一政治，和繼續加強實現上層法西斯的要求外，連上次標榜的「舉國一致」的折衷內閣都談不上了。在七月廿三日近衛登

台第一次的談話，及第二天的廣播施政方針，所謂「樹立新政治體制」也不過是一些舊詞新唱，找不出什麼特色來。

(二)

近衛是被硬牽出來的，手忙腳亂，費了五天五夜工夫組成內閣，在日本組閣史上開了一個難產的新紀錄。通觀近衛閣員名單，實是可笑得很，費力既多，如果閣員中個個都是第一流的人物，尙有可說。不料近衛的選任的閣員，除海相吉田係聯任，內相安井英二上次會做過伴食大臣文相外，都是一些次官的人物，并沒一個人會做過大臣，以這種資格淺薄的人，組成內閣，在日本內閣史上，也是一個新紀錄。換句話說，就是這樣不成體制的內閣，在日本還是初見。

綜觀這次近衛內閣的人選，可說是陸軍上層與一種份沒落的資本家直接聯合而成，少數官僚加入，除東條英機外，近衛本人，與松岡洋右，星野直樹，風見章，石黑忠厚，都是同陸軍有密切關係的，可稱得起陸軍走狗，村田省藏，一面是漸趨沒落的資本家，一面也是法西斯派。他是大阪商船會社社長，商船會社日趨沒落，他的唯一目的，就是如何同郵船會社合併，自己再充合併後的社長，他以後努力的方向，自是向這方面進

行，是不成問題的。小林一三是甲州（山梨縣）財閥之一，甲州財界正在沒落途中，他得到政權，當然也要向復興甲州財閥這條路上努力的，除去陸軍關係者，與沒落的資本家外，就只有小官僚。閣員中貴族勢力薄弱，新興財閥沒有，大地主沒有，都市上小資產階級更是沒有。但是這內閣中除近衛外，雖說有法西斯派六人，（東條，星野，松岡，風見，石黑，村田，）佔閣員中的過半數，但是這輩在法西斯派中，却無什基礎，要想壓服現在炙手可熱的法西斯軍人的氣焰是不可能的。反之，海軍在內閣中失勢，當然對於這內閣抱強烈的反感，貴族在內閣中無勢力，貴族院對現內閣當然也是不滿的，衆議會中極政黨，雖是前後宣布解散，他們最終目的還是要在現內閣搶一窩子，閣員中把他們一古老丟在馬後，對內閣更抱反感是不消說的。這種近衛內閣，好像一驀不受歡迎的喇叭手，奏出一曲不調和的交響樂來。

這樣一雙暗淡的陣容，容易引起全國人民的失望，國際間的鄙視，以及應付當前的危機的能力減低，這是必然的結果。近衛是知道的。但是，三年來對華軍事行動，已被中國打軟了，破綻百出，加上沒遮擋的法西軍人的野馬行爲，叫近衛又有什麼辦法呢？有識之士却都被軍部擋了駕，他們也不願意來做個大臣，到處吃軍部的悶氣。同時近衛有鑒於上次內閣注重第一流人物的選用，結果弄得龐大不掉，宇垣與少壯軍人的爭執，

末次與池田及其他關係的對立，第七十四屆議會的前夜，以「總動員全部實施」與「政治總動員」的爭執，政府與政黨間的正面衝突，使內閣矛盾到了爆發的程度，人倒馬翻，不歡而散。在近衛的打算，倒認為這一般次官之流，也許容易統制，聽從使喚。其實這也不過是一個因噎廢食的至愚辦法。

(三)

近衛登台為期已屆一月，歷經四相會議，大本營及政府連絡會議，并奏告敵皇發表所謂「基本國策」，除發現幾個新名詞外，實在找不出什麼。內政外交都一樣無出路，除說幾句空話，又有什麼辦法呢！因為現在日本的危機之深刻，不是所能設法避免的，近衛的所謂「國策」，實是「無策」。「政治新體制」也好，要看軍部與財閥的顏色。「南進」政策不怕叫得震天響，同樣要看德美英三國的顏色，完全是個尾巴主義，那裏談得上「獨持自主」呢！日本失敗的總前提在侵中國，試問日本陷入侵華的泥沼之中，不用說所謂「東亞新秩序」，「東亞安定圈」等一堆夢話，就是所謂強化國防、刷新政治體制，發展經濟，保障國民生活，却是一片欺騙國內人民的話。

通觀近衛內閣的政策聲明，所謂根本方針，「皇國是，根據八紘一宇之肇國大精神

「，純是一種玄語，毫無批評價值。又謂：「先以皇國爲核心，建設以日滿支強度結合之「大東亞之新秩序」，這是說明暴日仍繼續作侵華的夢想，而把所謂「東亞新秩序」，又加上一個「大」字。大字的內容，正如松岡洋右在發表外交政策中的「大東亞安定圈」是一致的。他繼續的解釋，「大東亞將包括南洋，亦不待言。其目標在包含日、滿、華、荷印、越南，及其他，完成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以確立東亞安定圈」日本的新野心是公然表白了。

「大」的念頭，在松岡聲明中已是模糊了。松岡是國際浪人，號稱硬漢，他對日本國力有了相當估計，也不能盲從軍人，輕於冒險。「南進」吧！德國不肯，美國不讓，垂涎三尺，眼看南洋幾塊肥肉不能到口，這是使野心的軍閥財閥最不安的，它雖把「東亞新秩序」擴大了，也不過像小孩吹肥皂泡，愈吹愈大，愈是爆破得快。最近小磯昭一不能任南洋長此維持現狀」的狂妄談話。海軍艦隊集中越南附近，箭拔弩張，大有非幹一下不可之勢，大吹大擂，鬧了兩個多禮拜，還不見有什麼作爲，這充分證明，日本給苦悶，無論在軍事上，外交上，以及其他各方面一概找不到出路。

近衛的「基本國策」，松岡的「外交政策」的聲明，其中間題，還是怎樣收拾在華作戰的殘局。近衛說：「建設大東亞之新秩序，其第一步則爲求得中國事件之完全解

決」。松岡所謂：「對解決中國事件有利之各國則與之合作，對阻撓日本在華行動之各國則捨棄之」，東條的要求，則爲「合理而有效的解決中國事變」，這一大堆自畫夢話，都證明日本上層指導階級，對中國問題，弄得焦頭爛額，許多可以乘火打劫的機會，都被輕輕地放過，苦悶心情，現於言表。

暴日的盲動，無論是他的「友人」或是「假想敵國」，都有過同樣不滿的批評。近衛「大東亞新秩序」聲明後三天，德文佛郎克孚日報發表評論中就說：「歐洲之殖民地即應屬於歐洲，德意兩國在歷史上與政治上，均負有維持歐洲永久和平之責任，故對於歐洲各國屬地之將來地位與歐洲之新秩序，以及殖民地問題，亦負有同樣之責任。」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的外交報告中也對於「反共」佔有重大的原素的「近衛聲明」有所立論，莫氏的解釋，「蘇聯必須提高警覺性，注意其外部之安全」。這就是說，以勝利自居的希特勒，不願意日本在遠東的勇敢，偷取他既得的戰果。蘇聯在另一個立場上，也無時不在注意暴日的強盜行爲。其他如美國對遠東軍需原料品輸出禁運的實施，越南總督古督的強硬態度，也都是不約而同的，準備對侵略者施以無情的打擊，而使近衛新閣，陷於苦悶的深淵。

最近日本駐外使節，松岡決定空前的大更動，大使，公使，乃至總領事等，達三十

六人。這也證明近衛機關在困難中進行其對外政策，要在孤立中要找出一條出路，是怎樣的苦。慘淡。

(四)

日本的一貫作風，是國內恐慌加深，就挑發對外戰爭，國外拚了壁，就在家裏來一次改革，例如「九一八」「五一五」「二二六」「七七」等內外事變，以及每一個內閣的倒台，都逃不了這一個原則「大東亞新秩序」已經到處不受歡迎，轉而向內這也是必然的。

近衛登會對內的口號是「樹立新政治體制」，所謂「新政治體制」就是新黨運動的延長，在過去數月中已經在不斷活動了。近衛在第一次內閣時，吃足了政黨的苦頭，七十四屆議會，弄得政府與既成政黨完全對立，把一切施政計劃都被攔了下來。那時近衛的智囊團（如昭和會，國策研究會）就主張徹底改革政黨，樹立一新政治體制。

在近衛上台的前後，七月六日新政黨解散，十六日政友會久原派解散，二十六日國民同盟解散，三十日政友會中島派解散，而第二大黨的民政黨也在八月十五日宣佈解散。日本政黨史上五大政黨，僅四十一天功夫，完全解體。

所謂「新政治體制」，究竟是什麼？這是日本政黨解散後，一般人所關切的。

以前的不說，在近衛本月一日發表的新政綱上面，臚列許多刷新國內體制的辦法，關於「新政治體制」，標明三點，（一）確立新國民組織，（二）確立適合於新政治體制的「議會翼體贊制」，（三）確立新官制。在「新體制大綱」未公佈前，要知道「新體制」的全貌當然有些困難，不過所謂「新體制」似有一個目標，就是建設所謂「高度國防國家」。「國防國家」的含義，根據八月號日本評論所載陸軍省情報部少佐鈴木厲三的見解說來，古代希臘是個國防國家，羅馬也是一個國防國家。至於現代的國防國家有三種典型，一具蘇聯，二是德義，三是日本。日本國防論，自然是非驢非馬，但在鈴木論中也可透出日本軍人是要把國防的意義，廣泛的使用，無所不包，無所不盡，要將整個日本完全放在軍事支配下，完成一個典型的軍閥主義。同時這也說明日本軍人所希望的「新體制」，與近衛所希望的「新體制」不無出入的地方。

據說「新體制準備委員會」的委員名單，業已內定，在近衛認為網羅各界領袖，可以代表社會各階層的意見。在議會方面，則有後藤文夫，有馬賴寧，永井柳太郎，山川鄉太郎，金光庸夫，秋田清，前田米藏，麻生久，中野正剛等。在財界方面，則有井坂孝，八田嘉明，伍堂卓雄等。在新聞界方面有古野伊之助，緒方竹虎，高石真五郎，正

力松太郎等，在極右團體方面，則有末次正信，橋本欣五郎等。就這些人看來，近衛苦心，歷歷可見，把極右派人物都約來參加，固然是一件成功的事，但這些本來政見不一致的政客們，如何能夠把他鎔於一爐呢？是近衛的會後的最大的難題，同時也是新體制的最大禍根。稍知日本政情的人，一定可看出這是一般烏合之衆。末次，橋本，如何能同前田米藏，岡田忠彥之流，站在一個旗幟之下呢？各就各人的立場，打各人的算盤，將來摩擦，在所難免。末次，橋本加入新黨，似有利用近衛以達到把握新黨全權的企圖。民政黨之大部議員，政友會之小部議員，是被迫加入，他們一有機會，也會作出反黨工作。籌備會的人選已經夠糟糕的了，將來的新黨，也不過是籌備人員的再擴大，矛盾更加深刻化，這也是必然的道理。

一個政黨的產生，有必需的條件與必然的環境。換句話說，一個政黨有無存在的價值，與運用政治的能力，必須以其政綱與組織是否健全為唯一的關鍵。尤其於法西斯黨，國社黨等，與普通政黨的產生方式，以及政綱組織，完全不同。時代不同，訓練不同，運用不同，若以組織普通政黨方法，來組織類似國社黨的政黨，那沒有不失敗的。近衛所理想的新黨，當然是以國社黨，法西斯為典型的，可是，他經過的組織過程，與國社黨，法西斯黨完全不同，都與普通黨如出一轍。

「新政治體制」實施的程度，也就決定近衛政治生命。極右派的喉舌報知新聞，有以武藤署名者發表專論，評及近衛首相所策劃的「新政治體制」，認為近衛所擬定之委員，必無任何成就可言。各委員之思想多極老朽，其中僅有三四人屬於革新份子。惟委員會既以多數人之意見為意見，彼等之參加亦屬毫無作用，鑒於委員會之人選，判定新黨前途，僅為昭和時代添一光怪離奇之組織而已。新黨弱點既已暴露，近衛「國策」聲明，所謂「發展經濟」，「保障國民生活」，都已失掉基本推動工具。至於「大東亞新秩序，其第一步則為求得中國事件之完全解決」。幻想特多之近衛公子，看他又如何做法。

(五)

現時因為正在作戰的期間，各方面對於近衛登台都有不同的期待，「人氣」固在這裏，「禍根」也在這裏。可惜近衛登台以後，各方面都不表示滿足，代表日本指導階層的幾部勢力，在最近各種輿論上，對於近衛作風，都有「不過癮」的言論。無論「外交政策」，「新體制運動」，以及「中國事件」的處理，在表面上看來，雖是具有澈底改革的決心，而內面還是一種中和政策。南進吧，小磯國昭一篇狂妄的談話，表現得太過

火了些，近衛恐他闖禍，馬上改派小林一三專赴荷印。「新體制運動」，在籌備委員會委員人選，已經做成一個垃圾桶，藏污納垢，將來鬧得人倒馬翻，這也是必然結果。況且日本國情與德義不同，日本制度與德義不同，新黨本質與德義不同，缺乏主義，信仰，鬥爭，訓練的日本人，硬要把他抬成德義的國社黨，法西斯黨一樣做法，結果只有像鈴木厲三的估計，「爲昭和時代添一光怪離奇之組織而已」。

至於從速解決「中國事件」倒是日本各方面一致的要求，只不過在解決事件方法上有些出入罷了。抗戰已是三年，日本百萬大軍陷於掛形之地，武力征服中國，只有溺死在中國泥沼裏。日本兵既如落湯鷄，汪精衛那羣漢奸又證明絕對無用。抗戰中國不投降，近衛又有什麼辦法？全中國軍民誰都知道近衛是這次中日大戰的罪魁禍首，「近衛聲明」是日本亡華野心的總暴露。近衛不僅挑發了東西兩大民族間的長期大戰，並且拉出一個汪精衛增加中國人的羞憤。全中國人民一個總志願，就是如何粉碎當前敵人——日本侵略企圖與一切行動。要叫罪魁禍首的近衛文麿，眼看日本帝國葬送。

近衛登台，乃是日本內部鬥爭的結果。但是他不特政策不能強化，力量不能集中，抑且弱點愈加暴露，矛盾愈趨顯明。近衛的老把戲遇到難關就會稱病，將來也只得有一病了，弄得焦頭爛額，方能罷手罷。（五）

敵國生產力擴充計劃之一瞥

一

敵國欲不戰而屈服我們的毒謀，已為我們全民族的堅決抗戰的決策所粉碎了，現代的戰爭是大量的物質資料的消耗戰，先天不足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就更不得不動員它所有的經濟力量，來增加軍需生產，以支持瘋狂的侵略戰爭。

「軍需生產第一」，本來是戰時經濟之最高的原則，「物資動員」，「生產力之擴充」，就必然地成為敵國戰時經濟之主要課題。

可以說，不實行物資動員，不實行生產力的擴充，敵國瘋狂的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是無法支持的。敵國自進入所謂「戰時體制」以來，兩度的物資動員計劃和第三度的生產力擴充計劃，正是撐持敵國侵略戰爭的支柱。

在本刊第五期上，已有專文檢討敵國的物資動員計劃，於先後三次的物資動員和生產力擴充，加以客觀而具體的透視，分別地指明了物動計劃的失敗，并由資金，物資和勞力三方面的困難，論證了敵國第三度計劃的生產力擴充之失敗的必然的前途。

這一年來，敵閥苦心經營的生產力擴充計劃，它竟實施到怎樣的程度呢？是不過如我們所「先見」的呢？現在再根據敵方的報紙雜誌，來作一簡單的檢討。

二

生產力擴充計劃，經一九三八年末敵內閣會議的決定，於一九三九年春，第七十四屆議會，發表大綱，所計劃擴充生產的產業，計十五種，以一九三八年為基準，至一九四一年度，這十五類重要產品之生產增加率為：（一）普通鋼與鋼塊百分之六十，特殊鋼與鍛鑄鋼及銑鐵約二倍，鐵鑛石二倍半；（二）煤百分之三十；（三）鉛數倍，鋅約十倍；（四）銅百分之八十，鉛百分之九十，亞鉛百分之七十，錫約一倍；（五）天然揮發油百分之三十，人造汽油約三十倍強，天然重油約百分之四十，人造汽油約十倍，無水酒精約十三倍強；（六）曹達灰百分之二十強，苛性曹達百分之四十強，工業鹽約六倍半；（七）硫化亞母尼亞約百分之四十；（八）造紙用木漿約百分之二十，人造絲用木漿三倍二；（九）金百分之二十強；（十）工作機械二倍六強；（十一）車頭百分之三十，客車百分之七十強，貨車約百分之五十；（十二）船舶，生產增加率未發表；（十三）汽車五倍強；（十四）羊毛三倍四；（十五）電力，生產增加率未發表。

以一九四一年度爲目標（本計劃，係依敵國的會計年度而定，從一九三八年四月起實行，到一九四一年的三月，是一個三年計劃），較之一九三八年，在這十五類重要產品之中，最少的是要增產百分之二十，最高的是要增產到三十倍，又就生產價額而言，約共增加百分之七十五。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而龐大的計劃，但是負起這重担的敵國產業界的情形是怎樣呢？由敵國的經濟雜誌東洋經濟新報（本年三月九日號）說來，是「煤不足，電力也不足，鐵既不足，木炭也不足，爲了增加這些物品的生產，就非豐富地供給木材和勞力不可；但是，這緊要的資材和勞力，又患不足，日本產業界之實際的姿態，就是如此呀」。

在實施這生產力擴充計劃之初，就遇到了種種的困難，妨碍這計劃之順利的進行。主要的困難在於煤，電力等基礎原料之需給失調，和勞動力之不足，而在這些困難日益惡化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又暴發了，豫定的輸出入計劃發生大的頓挫，於是生產力擴充計劃，在計劃目標和實踐之間，就生出了大的懸隔，生產力擴充計劃又和從前兩次的物資動員計劃一樣，終於只是不能兌現的紙上的計劃。

在這裏，我們有回顧敵國自發動侵畧戰爭以來，生產力擴充之步調的必要，今依據敵國所發表的生產指數（見「經濟學者」本年二月二十一日號）來觀察戰時體制下敵國

產業之動向。

第一表 戰時體制下生產指數之動向

(以一九三一，三二，三三年平均爲一〇〇)

年 月	總指數	製 造		製造工業之細目		
		鑛 業	工 業	重工業	電 氣	自來火
一九三七年 六月	二九〇・六	一五三・三	一七二・九	—	一六三・一	一〇八・〇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	二七三・〇	一五二・六	一七五・一	二六五・一	一六九・四	一二二・七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	二七一・一	一五八・一	一七三・九	二五二・二	一七五・四	一三〇・二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	二七三・七	一六〇・四	一七四・四	二九八・六	一八三・四	一三三・九
一九三九年上半年	一八〇・六	一六四・九	一八二・八	三三七・七	一八三・三	一四九・二
一九三九年 七月	一八一・八	一六〇・二	一八四・八	三三三・三	一八八・四	一三六・三
一九三九年 八月	一八三・九	一四八・〇	一八七・七	三四三・七	一八六・八	一三三・二
一九三九年 九月	一七二・一	一五五・六	一七三・二	三四二・二	一七五・七	一三六・五
一九三九年 十月	一七六・〇	一六七・〇	一七九・六	(二八三・五)	—	一四〇・二

(備考) 本表數字自商工省「重要生產月報」算出。重工業係銑鐵，壓延鋼材

及機械器具之合計（但一九三九年十月包括電氣在內）。又一九三七年下半年之重工業指數，係十二月之指數。

由這個統計表看來，敵國戰時生產力之動向，大體以去年上半期爲一轉機，從那以後，就表示出不單只停滯的，而且是一般地萎縮的傾向。特別可注目的是，這種停滯，萎縮的傾向，也表現於作爲重工業之主流的鐵鋼和機械器具，以及電氣和自來火等等的生產之上。

總指數和製造工業一般的指數，帶有低下的傾向，如果只表明平和產業之生產減退，即可以說是當然的事情，然而重工業關係生產之萎縮，却是關係重大的了。而實際上，因爲電力和自來火的不足，對生產力的惡影響，從去年下半年起到今年年初，達到最高潮，這種重工業關係生產力之萎縮的傾向，在今後發表的新生產指數的數字之中，將表現得更爲深刻了。

三

在戰時經濟中，「軍需生產第一」，是最高的原則，我們看敵國幾次計劃着物資的動員和生產力的擴充，狂喊着增產增產，但是重工業關係的生產活動，却顯著地鈍化，

萎縮了。

形成這生產力之萎縮的傾向的原因，在什麼地方呢？常識地說來，不外是由于：主要原材料之不足，勞動力之不足，加以歐戰爆發，輸出入計劃受制阻碍，原材料的輸入更形困難了。

關於主要原材料之不足，我們看上面的第一個統計表，就可以知道個大概，像這樣生產手段生產部份之生產活動的停滯，萎縮的傾向，影響所及，當然是很大的。——就直接影響了生產力之擴充。從資材之供給狀態來看，首先是鑛山用各種機械鑛材類，顯著的不足，特別是因爲坑道用軌條、支柱、釘等等的缺乏，使得煤礦的生產活動不得不萎縮了。又如供勞動者寄宿的房屋，因爲沒有釘，沒有亞鉛板等而不能建造，結果以致增產計劃不能如豫計的進行，像這類的事情多着哩，再因爲出品之質的低下，卽算數量上可以敷衍，實際上還是作不得用，如煤礦出品之不良，電力供給量就達不到預期的目標，是顯著的例子，電力的不足，又如何影響到一般生產活動，使軍事關係生產也不得不因之緊縮，已是固知的事實。

就勞動力不足而言，想以數字來表示全般的情形，是不可能的；但是從勞動人員指數的動向來看，可以明瞭其一部分的情形吧。

試取敵國統計局之勞動人員指數來觀察，勞動力向軍事關係產業之集中，是繼續的旺盛，以一九三七年七月爲基準，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當時之各事業別勞動人員增加率爲，機械器具工業百分之一〇九，金屬工業百分之四十四，全工業百分之二十九的增加，和平產業如紡織工業，減少了百分之十五，可以說是當然的吧，但是，我們應注意的是，鑛業勞動者之增加率，却遲遲不進，對事變前夕而言，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之增加率，鑛業全體只是百分之十七，煤鑛業只是百分之十八，金屬鑛業只是百分之十三，石油鑛業更不過增加了百分之七而已。於是，地下勞動之不足，就不得不取着深刻的生產減少之姿態而表現出來，像上面統計表中鑛業生產指數之步調，一向不振，可以說是當然的了。

勞力不足，不單止在鑛業關係如此，而是具有全面性和一般性的。就因爲一般的勞力不足，和勞動力需給關係混亂之繼續發生，敵國全面地發動了總動員法，想來彌縫這嚴重的困難，就是敵國先後公布了：國民職業能力申告令，從業者雇入限制令，工業時間限制令，學校技能者養成令，工場技能者養成令等一系列的勞動統制法規，又於一九三九年七月，樹立了勞務動員計劃，然而以後的實際情形，仍然是沒有好轉。

勞動力之不足，結果不得不由延長勞動時間來彌縫，這可由實取工資增加率較之定

額工資增加率爲大的事實上看出來。

爲明瞭勞動時間延長之實況，可參閱下表：

第二表 勞動時間之延長

一九三九年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一九三九年
八五	八六	九三	九六	八八	八五
八八	八四	一三六	九二	八六	八八
八八	九五	九七	九八	一〇二	八八
九二	九三	九四	八八	八九	九二
九二	九三	九四	八八	八九	九二
一一一	一四四	一四六	一六三	一一一	一一一

中

小

工

場

全工業

金屬

機械器具

造船

全工業

金屬

機械器具

造船

巨

大

工

場

八	月	一一九	一四一	一四八	一六五
九	月	一三一	一四九	二〇二	一五八
十	月	一二八	一四六	二〇四	一五七
十一	月	一三三	一五二	二一七	一六二

(備考) 本表數字係依據統計局調查「勞動統計月報」作成。以一九三七年七月爲一〇〇的延長實際就業時間指數，中小工場係指使用職工不滿五十人者，巨大工場即係使用工人在五十名以上者。

由上表看來，中小工場因爲原材料的缺乏，延長實際就業時間的傾向，自一九三九年下期起，就萎縮了，但是大工場方面，比較事變以前，實行了百分之五十乃至二倍的時間延長。所謂生產力擴充計劃之跛行性，從這裏也充分地表現出來了，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四

像上面所敘述的，生產力擴充計劃因爲原材料的困難，和勞動力的不足，遇着了大的障礙，但是我們如果單單將生產力擴充計劃之失敗，還原到這些原因，是不夠的，我

們非再加以細密的考察不可。

首先，我們從資金的方面來加以檢討。因為臨時資金調整法之相繼的強化，他方面又因資金之枯竭化，去年度事業設備資金之動搖，表示了飽和的傾向。就是，由於臨時資金調整法，一九三九年之事業設備資金額，合計為十三萬萬九百五十一萬一千日圓，較之一九三八年，不過增加了二千五百萬日圓而已，從事業方面個別地看來，這表示着什麼呢？

第三表 計劃資本之動向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軍需部門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鑛業	七四一、〇	四六五、〇
電氣自來火	一二九、〇	一、二八七、一
重工業	一、一三八、六	一、五〇二、三
化學工業	七〇一、五	四五〇、〇
合計	二、七一〇、六	三、七〇四、五
非軍需部門		
連輸	二四二、四	五五三、〇

製造工業	一六六、八	一二六、八
水產業	三五、三	二三、七
農林業	七、〇	三〇、一
商業	七九、六	三七三、九
雜業	六七五、九	三三七、四
其他合計	一、二六五、七	一、六〇三、八
總計	三、九七六、四	五、三〇八、四

(備考) 本表數字以百萬日圓爲單位，重工業係機械器具、造船、金屬工業之合計，製造工業係重工業和化學工業以外的製造工業(大體說來，是平和產業)

從右表看來，事業設備資金是越發集中於軍需工業部門了。但是，同時，敵國的戰時經濟，爲了換取外匯，不得不獎勵輸出，輸出產業也須作爲軍需工業來看待，因此所謂非常軍需部門之專業設備資金，也有了些微的增加。然而，我們在這裏不能不注意的，是即算是軍需部門，計劃資本也存在有巨大的制約。就是，一九三九年軍需部門中的計劃資本，較之一九三八年，一舉增加了九億九千三百萬日圓，百分之三六·六，但是這由於日本發送電公司之設立，電氣工業部門激增了十一億五千八百萬日圓的緣故。如

果將這電氣工業部門除外來考察，除了機械器具，造船和金屬工業的重工業之計劃資本稍微增加了以外，其餘如鑛業，如化學工業，其設備資金之籌措算不萎縮了。歸根結底，這就是物資不足在計劃資本上的反映。這種傾向，又以未成工事之增加的具體的事實而表現出來。

第四表 未成工事之增加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產業一般	四三二	五二五	六七一	七五二		
運輸倉庫	七五	八九	一二三	一一九		
製造工業	一九三	二五二	三三五	三七五		
鑛業	二九	三五	五四	六六		
自來火電氣	一一九	一三四	一四九	一八三		

(備考) 本表係根據三菱經濟研究所「本邦事業成績分析」，以百萬日圓爲單位。所謂未成工事，係指作爲建設假計算，擴張工事計算等固定資產的未決算的計算。

這就是資金轉化為現實資本的困難。因為物資不足，即算能夠獲得擴張資金，也還不能夠將它們具體化為現實資本。不用說，這對於生產力擴充計劃，是如何深刻的問題呀。

五

我們還有不能看過的，是生產力擴充之進行，完全集中於巨大企業乃至准國策公司。

據敵國興業銀行之調查，規模別新設公司的狀況，如下表。

第五表 新設公司之資本金

（以百萬日圓為單位）

社 數	一九三八年		社 數	一九三九年	
	金 額	社 數		金 額	社 數
一萬圓以下	一〇九	〇、五	九三	〇、四	
一萬圓以上	八七四	一八、九	九四〇	二一、四	

五萬圓以上	六五八	三六、四	一、〇六六	六〇、二
十萬圓以上	二、一〇一	四六四、一	三、六一九	五五一、七
五十萬圓以上	七三	三八、三	一〇六	五八、八
一百萬圓以上	一二八	一八〇、一	一二七	一六七、八
三百萬圓以上	三九	一一一、六	三三	一〇二、五
五百萬圓以上	三五	一九七、七	一七	九〇、五
一千萬圓以上	三六	八六〇、〇	三八	二、二七三、九

如右表所示，一九三九年新設公司之資本金，合計為三十三億二千七百萬日圓，較之一九三八年，一舉增加了百分之七四。五，但是，這只是占全資本金百分之六八。三的一千萬圓以上的巨大公司，比較一九三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一六四。四的結果。自一九三九年三月以來，資本金一千萬圓以上的新設公司，如下：（括弧內係公稱資本金及設立月份）

日本發送電公司（七億三千九百餘萬圓，四月）權太人遼汽油公司（四千萬圓，五月）日鐵鑛業公司（五千萬圓，五月）第二不銹鋼公司（一千五百萬圓，五月）昭和電工公司（一億一千萬圓，六月）宇部油化工業公司（五千萬圓，八月）大日本航空公司

(一億圓，八月)帝國鑛業開發公司(三千萬圓，八月)東亞海運公司(七千三百萬圓，八月)汽油共販公司(二千萬圓，九月)尼崎人造汽油公司(三千萬圓，十月)國際工業公司(三千萬圓，十一月)第二鋼材販賣公司(一千萬圓，十一月)茂山鐵鑛開發公司(五千萬圓，十二月)北海道開發公司(二千萬圓，十二月)西鮮化學公司(三千萬圓，十二月)樺太煤鐵公司(一千萬圓，十二月)日本海輪船公司(三千萬圓，十二月)

又自一九三九年四月起，增加資本的公司，主要者如下：

日產輪船公司(一千萬圓，四月)三陟開發公司(一千萬圓，五月)池貝鐵工廠(一千萬圓，五月)富士鐵機公司(一千萬圓，八月)住友金屬公司(一億圓，九月)三菱重工業公司(一億二千萬圓，十月)川崎造船廠(一億二千萬圓，十月)日本製鋼廠(三千萬圓，十一月)鐵興社(一千萬圓，十二月)

上面不過是舉出了主要的公司，但一看就可以知道，其中大部分是所謂准國策公司，乃至完全是在敵軍部統制下的半國家管理的工廠。

龐大的生產擴充資金，漸次集中於巨大工廠，然而就全體看來，生產力却鈍化而且帶着萎縮的傾向，這不是表明了敵國統制之無力嗎？！

六

我們還應該看看形成生產力擴充之具體的基礎的，企業經營上資產構成比率之動向。

第六表 資產構成比率(%)

年份	資產合計	固定資產	流動資產
一九三二年	一〇〇	六四	三六
一九三三年	一〇〇	六三	三七
一九三四年	一〇〇	六一	三九
一九三五年	一〇〇	五九	四一
一九三六年	一〇〇	五八	四二
一九三七年	一〇〇	五四	四六
一九三八年	一〇〇	五〇	五〇
一九三九年	一〇〇	四六	五四

(備考) 均係各年度上期數字。

雖說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其絕對額都增加了，但因為流動資產稅之固定資產，增加額更多，所以結果如第六表所表示的，形成了逆轉的趨勢，據這統計表看來，固定資產比率之低下，不過是最近幾年來的現象，但是到了侵畧戰爭爆發後第二年的一九三八年上半年，與流動資產的比率，正是半斤八兩，一到一九三九年，就逆轉了。

我們再就企業分別地來看，

第七表 業種別固定資產之比率(%)

業種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下期	上期	下期	上期	下期	上期
商業	一二	一二	一一	一一	一〇	一〇
運輸及倉庫業	七六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三	七三
製造工業	四二	四〇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鑛業	四七	五二	四八	四八	四九	四九
自來火電氣業	七八	七八	七七	七七	七〇	七〇
其他	五七	五四	五二	五二	四九	四九

(備考) 本表係根據三菱經濟研究所「本邦事業成績分析」作成，表示固定資產對

資產合計之比率。

又將製造工業之內容，更加以分類，就主要的軍需工業來觀察：

第八表 軍需工業之擴充

(以百萬日圓為單位)

金 屬 工 業	繳入資本		賣銷額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內尚 未建設完成者
	%		%		%		
一九三七年下期	六四二	五七二	五九〇	四七			
一九三八年上期	七一一	六六七	六六二	八〇			
一九三八年下期	七六二	七五一	七五四	一二七			
一九三九年上期	八三四	八三三	八五七	一九五			
	二九·九	四五·八	四五·二	三一四·四			
機 械 工 業							
一九三七年下期	五六〇	四一八	三七七	二五			
一九三八年上期	六六一	五三六	四七三	三四			
一九三八年下期	七七九	六七五	五七三	四〇			

一九三九年七期

八二九

七四七

六四七

五一

%

四八·一

七八·七

七一·四

一〇四·八

鑛業

一九三七年下期

五二四

三三八

四七七

二九

一九三八年上期

五四九

三九九

五七四

三五

一九三八年下期

六六三

四八四

六六三

五四

一九三九年上期

七五一

五一七

七三八

六六

%

四三·二

五三·一

五四·六

一二九·二

(備考)本表亦係根據三菱資料作成，%係表示一九三九年上期對一九三七年下期的增加率。

照右面的資料看來，軍需工業之固定資產膨脹率，是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但是在這固定資產之中，因為包含有未完成的部份，如果將它除去，那麼，膨脹率，也就頗為低下了。即金屬工業為百分之二一·九，機械工業為百分之六九·一，鑛業為百分之四九·七，再將這些數字和賣銷額增加率作一比較，又莫不有遜色。

總之，雖說資本是膨脹了，賣銷額是提高了，利潤是增加了，但是形成為生產擴充

之物的基礎的固定資本之膨脹率，却老是蹇起不前，這原因在於什麼地方呢？說是由於物資的不足，當然是對的，就當今敵國經濟界的實情而言，貨幣資本轉化為現物資本的困難，的確是非常嚴重的，但是除了這原因之外，我們更深入地考究起來，這固定資本膨脹率之不振，無非是表示出，因為對生產沒有強調權，因為恐懼恐慌期的到來，又因為物價政策之失敗，運營上計算困難等等，所以企業家就并不如敵國之所期望的程度，努力於生產之擴充而已。企業家因為對戰時經濟的前途，發生疑懼，所以不願擴張固定設備，單在已有的設備上來想彌縫的方法，儘可能地運轉已有的設備，并延長勞動時間，來敷衍搪塞。這就是敵國企業家對生產力擴充計劃之消極，對生產力擴充計劃之意工！

在這裏，就潛存着三個嚴重的問題。第一個，不用說，今後敵國之現實的生產力，也不能如生產力擴充計劃之所企想的，有大量的增加。第二個問題：爲了再生產的現實資本化之擴大既不能遂行，今後只有更爲消耗已有的設備，生產力的萎縮，就只有在更大的規模之上深刻化，惡化了。第三個問題：今後生產手段部門之生產力與消費部門之生產力間之齟齬，將益形增大，於是，基礎原材料之生產減少，將全面地誘致所有生產部門之生產減退，終於又反轉來影響基礎材料之生產，使基礎原材料之生產更爲鈍化

，萎縮，這裏就安擺着一個惡的循環，敵國的生產力擴充計劃的前途，就是向這惡的循環的深入，終於導引整個生產的萎縮，整個經濟界的混亂和危機！

敵人在「滿洲」經濟掠奪的措施（下）

（四）敵人在「滿洲」經濟掠奪的現狀

由上所述，敵人自侵占「滿洲」以後，發明了層出不窮的所謂經濟建設的計劃，設立了各種經濟統制的機關，忙了軍事法西斯主義者一雙腿子和一張嘴巴，花了敵國人民大衆和資本家很多的錢，究竟在「滿洲」所得到的，是些什麼呢？敵人自鳴得意的作品，即所謂「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和「北邊振興三年計劃」，真正完成了的，又有多少呢？茲根據敵人「五年計劃」中所包括的三個部門，即鑛工業部門，農畜產部門和交通部門，分別的將敵人掠奪的現狀作一個簡略的考察。

（一）鑛工業部門 在「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上，是鑛工業第一主義，尤其自從兩度修改以後，因為戰爭上的需要，更是將開發的重點，移到鑛工業部門。而在鑛工業部門上，尤以鐵、石炭、電力、液體燃料、金、汽車、飛機、工作機械等爲最重要。可是，敵人在這些計劃上面所完成的有多少呢？當然，敵人以拚命的姿態在「滿洲」豐富資源地底鑽來鑽去，總是有若干成就的，比如鋼鐵一項，的確是產量增加了，

根據敵人所發表的「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的第一二年度所完成的數字，第一年度雖然沒有達到十分如意的效果，可是，在第二年度，即昭和十三年，關於鋼鐵的生產額，比第一年度的實績，銑鐵增加一七%，鋼材五〇%，鋼塊一八%；而在豫定的目標上，銑鐵亦達到九九%，鋼塊九五%，甚至鋼材超過豫定目標，達到一一二%。同時，在熔礦爐的建立上，也進步了，如鞍山的冶金場，已經全部革新了，其熔鐵爐的生產量，大大的增強，在「一九一八」以前，其生產能力只有三十萬噸，到一九三九年，却增至一百萬噸，而按照計劃，到一九四二年，應提高為三百六萬噸。又在裏面新建立馬騰式的熔鐵爐，其生產能力為五十八萬噸。計劃至一九四二年，提高為二百八十三萬噸；更新建起壓馬口鐵的設備。這一個冶金場，差不多僅次於八幡冶金廠，而為敵國第二位的冶金場了。可是，這些樂觀的關於鋼鐵產量的數字，是不是夠供給敵軍在大陸上的消耗呢？不得不成為疑問的。據本年二月間美國不參加日本侵略行動委員會發表聲明時，分析一九三九年度敵國購進美國鋼鐵之數字，共計二百萬噸。可見敵國鐵的消耗之大，決不是偽「滿」所能供給的。

其次，為石炭。石炭是一切工業開發的原動力。製鐵要用石炭，發電要用石炭，鐵道要用石炭，各種機器工業要用石炭，甚至家庭用也要石炭。所以石炭是非常重要的。

而「滿洲」石炭之積極的希圖增加生產，也是在「五年計劃」鑛工業部門中主要的部分。

「滿洲」石炭的埋藏量，是很豐富的。其主要的炭礦，大部分為滿炭系（滿洲炭鑛株式會社）和滿鐵系所占。現在開採中之主要者，有下列各礦：

1. 滿炭系 其直營者，有阜新、西安、北票、鶴岡、密山、札賚諾爾、舒蘭、復州等礦；而通化、營城子，則為其傍系。

2. 滿鐵系 撫順、煙台、蛟河、老頭滿、瓦房店等礦屬之。

3. 其他 為本溪湖、火石嶺、牛山台、穆稜等礦。

而所有炭礦的埋藏總量，到現在雖然還未調查出確實的數字，當然滿鐵地質調查所，在昭和二年所發表的推定埋藏量為四十八億噸，那是不對的，但據最近的推算，總在一百億噸到一百五十億噸。

「滿洲」有這樣大的石炭埋藏總量，有出炭有多少呢？據昭和十一年出炭的數量，總計為一千三百多萬噸，其中滿鐵系約一千萬噸，而撫順一處却占九百五十萬噸；滿炭系約二百餘萬噸，其他一百多萬噸。到昭和十二年，是五年計劃實施的第一年，石炭的產量略增，不過一千四百多萬噸。而昭和十三年，石炭產量，又僅比十二年增加五%，

如果與計劃目標相較，則滿炭系減少三十萬噸，滿鐵系減少八十萬噸，合計減少一百一十萬噸。其減少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勞力，動力的不足，以及機材的取得難和天災等。

第三，是液體燃料。在這裏，可以引用 A·加爾培林在去年蘇聯「世界政治與經濟」九月號所作「日本的滿洲經濟發達五年計劃之失敗」一文上所說的一段話來說明這個。他說：「人造石油這一部門，在一九三九年中，應當有三個石炭液化工場開場工作的。——即在四平街，撫順和錦州已費了三年功夫所建築起來的三個工場，他們能力之總和等於六萬噸，或等於一九四一年之最低計劃的百分之五。由於這些工場設備之複雜，純由國外運來的機器之昂貴（一千五百萬日圓）使我們不能想到在這未來的三年之中，還能再修建更多數的，足以多多少少改變現在的景象的工場出來。關於人造石油生產量之計劃中完成預算，恐怕還是以舊撫順工場為基礎的，這是一家尚在「一九一八」以前即已開始從版石改造石油的工場。一九三八年，這家工場出石油二十萬噸；按照該工場發展計劃，一九四三年時，他的能力應發展到一百萬噸。換句話說，如果這些計劃都可以全部完成的話，自然，這是很難令人置信的事，那末，即或到一九四三年時，這些製造石油工場的能力，也才只能近於一九四一年度的最低計劃數字而已。」（「中蘇文化」四月號。同時，敵人自己亦不得不承認失敗說：「液體燃料，因為資材入手難，各社都有

建設，設備之遲延的模樣」（昭和十四年「日本經濟年報」）。

第四，爲汽車，飛機之建造。敵人由於自己國內軍需工業的脆弱，和自己所用的汽車和飛機等，大都是仰給於外國，所以對於這一方面的發展，非常注重。爲就地取材之方便起見，亦積極的在「滿洲」建設這些重工業企業，以彌補敵人國內生產之不足。可是，自「五年計劃」宣佈實施以後，對於汽車，飛機建造之計劃，在第一二年度，並未見諸實行，這是敵人自己告訴我們的。敵人報告「五年計劃」的第二年度實績時這樣說：「就汽車、飛機來說，在歐美技術和資本之導入的必要上，並未達到所期之目標，只是近於着手本格的實行之豫定而已」。可是到什麼時候可以實行呢？亦正如A·加爾培林所說，「我們也沒有任何根據可以推測牠會將於一九四一年以前能夠實行的」。

第五，爲化學工業。曹達天、硫安等，據敵人供稱，在五年計劃的第二年度裏，大體顯示着六〇——九四%的實績，可是，敵人也同樣的說到，「造紙的木漿，因爲興安嶺資源尚未本格的着手開發，全體均未達到豫定目標」。

第六，爲探金。探金方面，目前是以砂金爲主，由於水災和勞力之不足，情形也是很壞。在敵人統計數字中，最高的記載也只有一千三百萬日圓，其實並沒有這多。

第七，其他如鹽，如非鐵金屬，都是離預定目標很遠的。據敵人說，鹽因爲雨量太

多，所以比目標減少四〇%；而非鐵金屬，如亞鉛、銅、鋁、鎂等，亦比預定目標減少二四%。

總之，敵人自五年計劃實施以後，在鑛工業部門上，當然，有許多是達到了目標的，可是，也有許多離目標差得很遠的，甚至有許多並無數字可列。茲為更加明瞭起見，關於敵人在五年計劃鑛工等部門中所完成的數字，就兩個現存的統計表抄錄於下，俾資參考。

五年計劃第一二兩年度的實際生產量

	一九三六年度	一九三七年度	一九三八年度	一九三九年初
石	炭(千噸) 一三、七八〇	一四、四一六	一五、一三七	—
銻	鐵(千噸) 六三三	七六二	八九二	一、〇〇〇
鋼	(千噸) 三四四	四二七	五〇四	五八〇
馬	口 鐵(千噸) 一三五	三七〇	五〇〇	—
發電廠電能(千啓羅瓦特)	二〇〇	—	五〇〇	五〇〇
人造石	油(千噸) 一五〇	一五〇	二〇〇	三五〇

造紙

原料(千噸)

一〇

一二

一〇

五〇

七〇

備考：本表係根據A・加爾培林所製，見「中蘇文化」四月號。

五年計劃第二年度實產指數

第一年度爲百

預定額爲百

鐵	鐵	二七〇%	九九%
半成	品	一一八%	九五%
鋼	材	一五〇%	一二%
石	炭	一〇五%	九一%
電	力	一二六%	一〇〇%
液體	燃料	一〇〇%	一〇〇%
化學	品	四四九%	九二%
非鐵	金屬	一五〇%	七六%
鹽		六七%	六〇%

備考：本表根據昭和十四年「經濟學者」二月號。

(二)農畜產部門 敵人的「滿洲」農業政策，爲了國際收支的關係，其對於「滿洲」的農業增產，以增加特產品，如大豆，豆粕，豆油的生產爲唯一目標。尤其敵人自侵華戰爭發動以後，由於敵國現金的缺乏，外匯的取得難，而對外國的軍需物資又需要急，於是不得不想方法弄錢，想方法去取外匯，去換取軍需物資。「滿洲」的大豆，豆粕，豆油，一向都是大爲芬蘭第三國輸出的，尤其以對德國輸出爲最多，差不多要占百分之九十。所以敵人於五年計劃第一次修改時，特別注重發展「滿洲」大豆之生產，其意義就是在此。毫無怪乎去年間「滿洲」經濟建設座談會時，敵陸軍省軍務局軍務課高橋少佐說：「『滿洲』的大豆，一方面是農作物，一方面也是與鐵和石炭同樣重要的東西」。

「滿洲」的大豆，其每年收穫額，按照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的收穫高計算，差不多要占全「滿」農作物收穫額的百分之二十五，每年數量都在四百萬噸以上。可是，根據「五年計劃」修改的結果，其預定的數目，當然更大，這是無疑的。

可是，不幸得很，大豆儘管增產，由於中日戰爭以後的國際情勢之惡化，對於第三國輸出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雖然輸出仍然維持好況，可是，所增加的只是得不到外匯的日圓集團而已。「滿洲」特產品輸出如下表。

「滿洲」特產品之輸出(單位噸)

大豆 一九三八年度上半期 一九三九年度上半期(十一月)

日本 六〇三、八五〇 六〇三、一九六

中國 二一、三三九 八三、五四五

第三國 七二七、三〇八 六六一、三三九

合計 一、三五二、四九七 一、三四八、〇七九

豆粕

日本 四四二、九六一 四八五、一八七

中國 一、九七二 二八、八四八

第三國 五三、四六二 九、三八八

合計 四九八、三九五 五二三、四二三

豆油

日本 三三三 六四四

中國 三、六六一 二七、三五六

第三國 三八、一三七 七、二五一

備考：本表係根據昭和十四年「日本經濟年報」。

這是在歐戰以前的情形。

可是，自從歐戰發生以後，滿洲國產品向第三國輸出的情形當更壞。因爲「滿洲」的特產品輸出，有百分之九十是輸送到德國的，由於歐洲戰亂之勃發，這百分之九十的對德輸出，即立刻成問題了。隨着這一個問題而來的，是從來一億數千萬圓之開發的機材之期待，也成問題了。所以敵人很慨嘆的說：「滿洲國，由於歐洲戰亂勃發，占其對第三國輸出的百分之九十的對德輸出，全部喪失了，而從來對德期待的約一億數千萬日圓之開發機材，結果也不得不轉供於日本了」。可是，不知道敵國那裏去弄到這一批開發機材運到「滿洲」去，因爲牠本身有許多機材還是要仰給於人，也可說，是一樣的要仰給於戰爭中的德國的，同時，也一樣的沒有辦法。

「滿洲」其他的農產，大都是停滯的，停滯在封建的經營上。如小麥，棉花，更因爲天候不良，都沒有好的成績。

一切未耕地的開拓，由於敵人向「滿」移民計劃的失敗，耕地面積仍然沒有擴張。雖然敵人儘量採取強迫手段徵集華工赴「滿」，可是離「滿」的多過於留「滿」的。其

情形如下表：

華工移居情形（單位千人）

年 份	入 滿		離 滿		留 滿	
	入	滿	離	滿	留	滿
一九二八年	九三八		三九四		五四四	
一九二九年	〇四六		六二二		四二四	
一九三〇年	七四八		四八二		二五九	
一九三一年	四六七		四六一		六	
一九三二年	四一四		四九九		八五	
一九三三年	六三二		四九七		一三五	
一九三四年	六九一		四四〇		二五一	
一九三五年	五二〇		四九五		二五	
一九三六年	四三七		四五二		一五	
一九三七年	三六二		二九六		六六	

備考：根據一九三九年「日滿年鑑」。

其次，爲畜產。畜產因爲沒有統計數字可考，如果引用敵人籠統的說法，數量是增

加了。換句話說，畜產也是於敵有利。

(三)交通部門 敵人對於「滿洲」交通之積極發展，是與敵人的軍事，經濟分不開的。在交通部門最重要的是鐵道。敵人自佔領「滿洲」以後，對於鐵道之擴充，不遺餘力。現在「滿洲」的鐵道，差不多比原有鐵道增加了兩倍，即從原有的六千公里延長到一萬一千公里，並將中東鐵路的軌道改敷為全「滿」劃一的歐洲制的同軌，而且有許多地方都鋪成雙軌或正在敷設中。最近，滿鐵附資，由八億日圓增加到十四億日圓。而增資的用意，根據敵大村滿鐵總裁談話，其第一個意義，就是要完成鐵道網之擴充和輸送能力之增強。所以敵人對於「滿洲」現有鐵道網之敷設，還是不滿足的，將更要大量的擴充。

至於敵人在「滿洲」這樣大量擴充鐵道線，其用意在什麼地方？A·加爾培林說：「在發展滿洲運輸工具方面，日本帝國主義者給自己提出了三個基本的任務：(一)，從日本往大陸調動軍隊時間之縮短；(二)，調動軍隊數量之最大的提高，也就是說，從海島向大陸上調動軍隊無阻礙進行之保證；(三)，連接蘇聯土地之地方，皆保證以有軌的交通線」。這就是，敵人擴充「滿洲」鐵道線，確是具有戰略上的意義的。當然，這是一點也不錯的。同時，在政治上，在經濟上都有重大意義，在政治上為便於統治

，爲便於消滅遠留在東北的我們的游擊隊以及鎮壓一切不甘願作奴隸的人民，是需要發展交通的；而在經濟上爲便於運輸所掠奪的物資，也是需要發展交通的。

現在「滿洲」所有的鐵道，分滿鐵社線，僞「滿」國線，北鮮線和私設線四種。滿鐵社線，計十線，一手一百二十九、一公里；僞「滿」國線，計三十六線，八千三百六、五公里；北鮮線，計七線，三百五十二、四公里；私設線，計四線，三百九十九公里。以上各線，均由滿鐵所管。

其他如港灣，公路，水運，航空等的發展，無論在軍事，政治，經濟上都有密切的關係，也無一樣不爲敵人所注意。

(五) 結論

敵人自侵佔「滿洲」以後，以主人的身份在「滿洲」實行軍事的鎮壓，政治的支配和經濟的掠奪，無不是爲所欲爲。尤其在經濟上，更盡了殘酷掠奪之能事。我們從上述各節看來，敵人對「滿洲」經濟掠奪，發明了許多計劃，設立了各種統制機構，當然也用心太苦了，可不是絲毫沒有成就的，姑無論敵人所公佈的數字不可靠，也不過大小的差別而已。然而即算敵人在計劃實行中所完成的數字，完全是真實的話，比如礦工業

的生產，是不足夠供敵人在大陸作戰的消耗呢？在中國持久戰，消耗戰的戰略下，恐怕敵人也不能樂觀的說這夠了。根據敵人於侵華戰爭開始以後兩次修改計劃就可以明白了。當然，這兩次修改計劃，主要的是擴充。而所以擴充，也就是說明了，供給不能適應需要。由於侵華戰爭之無限的延長和無限的消耗，將會使敵人更窘困起來，也會使敵人更要向「滿洲」戰爭資源地加緊掠奪，這是必然的。

開發必先投資。開發愈擴張，投資必愈大。當日本現在金融恐慌將要蔓延的時候，資金的募集定為困難。其次是吸吸外國資本到滿洲來，這個也曾經營試過，敵人報紙印最大的廣告宣傳，說外國向「滿洲」投資有利；也會利用敵國財團鮎川赴美運動，想吸收美國資本到「滿洲」來。除有少數資本家如福特和毛銀等私人貸款過，完全失敗了。在目前國際情勢下，更不消說，此路不通。

其次，資材問題。開發需要機器。這一個問題，也不是敵人可以解決的。敵人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和「掠劫中國特別方便」，使他趕上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可是，畢竟是技術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如其自己所用的機器，差不多大部分仰給於其他國家，尤其是德國。由於歐戰之爆發，連敵人本身所需用的機材，也成問題了。就不說資材中其他的東西了，只缺少了機器這一項，就無法動了。

第三，開發必需勞力。敵人勞動力的不足，自侵華戰一開始，就成爲很嚴重的問題，當然沒有勞動力送到「滿洲」去。雖然，歷年來有不少的中國內地的人，尤其山東人上「滿洲」去的不少，大都去了又跑回來了。這個從前的一個移民表，就可以看得出來。

第四，「滿洲」中國游擊隊的問題。敵人開發「滿洲」，除了資金，資材，勞動力各種障礙以外，還有一個最大的障礙，就是「滿洲」中國游擊隊的英勇鬥爭。在吉黑的山林地區，在遼寧的溝崗，在北甯路的沿線，在熱河境內，都有中國的游擊隊。他們隨時都在劫兒給予敵人的軍事和經濟建設以重大的破壞。比如他們爆炸敵人軍火工場，破壞鐵道，襲擊工廠中心城市，這是自常的行動。據前日報載伯力的廣播：「從去年五月到十二月間，英勇的抗日聯軍，與敵作戰達五百三十一次，在他們英勇的行動中，消滅敵人九個飛機場，二十七座油庫，燬糧日軍兵車三十三列，並且曾兩度炸燬滿載着日滿重要官員的花車兩列……」像這種給予敵人的損害的事實太多了。可是，這種損害，對於敵人，比資金，資材和勞動等不是更加苦惱。所以敵人要想開發「滿洲」，更要同時消滅中國游擊隊，只是太難了！八九年來，那一天不在向中國游擊隊進攻呢？只是這一件不能消滅中國游擊隊的事實，也就叫敵人的開發，無法順利推行了。

像這些橫在敵人眼前的困難，在中國的堅持團結英勇抗戰的嚴重打擊之下，是沒有力量可以解決的。也就是說，敵人在「滿洲」經濟掠奪的前途，將必然擱淺。當敵人在「滿洲」經濟掠奪擱淺的時候，也就是敵人末日的到來。

(培)

資料

近衛內閣閣員一覽

	年齡	出身地	出身校	前任職務
總理大臣	五〇	東京府	東京帝大 法科政治科	曾任總理大臣 革新運動首領 軍部傀儡
近衛文麿	五一	岡山縣	東大法科	第一次近衛內 閣之文部大臣 官僚
內務大臣兼 厚生大臣	六一	山口縣	滿鐵總裁	親軍外交家
外務大臣兼 拓務大臣	五七	岩手縣	士官十七期	陸軍航空總監 少壯派巨頭之一
陸軍大臣	五六	佐賀縣	海軍大學	留任 海軍中間派
海軍大臣	五八	兵庫縣	東大政治科	曾任大藏次官 財務官僚
大藏大臣				

商工大臣 小林一三 六八 山梨縣 慶應義塾 訪義使節團經濟顧問 電業財閥

農林大臣 石黒忠篤 五七 新潟縣 東大法科 曾任農林次官 有馬系農務官僚

逖信大臣兼鐵道大臣 村田省藏 六三 東京府 東京高商 大阪商船社長 海運界巨頭，關西財閥之一

文部大臣 橋田邦彦 五九 鳥取縣 東大醫科 東大教授 學閥

司法大臣 風見章 五五 茨城縣 早大政經科 第一次近衛內閣之書記官長 新黨運動掎客

無任所大臣兼企劃院總裁 星野直樹 四九 神奈川縣 東大政治科 備滿總務廳長 親軍官僚

法制局長官 村瀬直養 五〇 愛知縣 東大法科 商工次官 官僚

內閣書記長 富田健治 五三 京都府 東大政治科 長野縣知事 官僚

(國新社)

敵陸軍新陣容

敵陸軍八月定期異動後陸軍首腦新陣容大致如後：
軍事參議院陸軍參議官

朝香宮鳩彥王大將（皇族）

東久彌宮稔彥王大將（皇族）

寺內壽一大將（前陸相，前華北侵略軍最高指揮官）

杉山元大將（前陸相，前華北侵略軍最高指揮官）

畑俊六大將（前陸相，前華中侵略軍最高指揮官）

宇佐美治興屋中將（前侍從武官長）

岡村寧次中將（中國通，少壯派巨頭之一）

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元帥，大將，皇族）

參謀次長澤田茂中將（蘇聯通）

教育總監山田乙三大將（前華北侵略軍最高指揮官）

航空總監兼航空本部長山下奉文中將

陸軍大臣東條英樹中將（前陸軍次官，少壯派巨頭之一）
陸軍次官阿南惟幾中將（曾來華指揮作戰）

軍務局長——武藤章少將

兵務局長——石本寅三少將

經理局長——石所半三郎中將

醫務局長——三木良英中將

情報局長——松村秀逸中佐

人事局長——野田謙吾少將

整備局長——山田清一少將

兵器局長——管晴次少將

法務局長——大山文雄法務官

東京軍司令官——稻葉四郎中將

西部軍司令官——上村清太郎中將

東京灣要塞司令官——鹽田定市中將

旅順要塞司令官——太田米雄少將

對馬要塞司令官——古賀龍太郎少將

長崎要塞司令官——北川一夫少將

中部軍司令官——岩松義雄中將

憲兵司令官——豐島房太郎少將

下關要塞司令官——山崎坦中將

基隆要塞司令官——山縣栗花生少將

澎湖島要塞司令官——風早清少將

朝鮮軍司令官中村孝太郎大將（陸軍中間派）

台灣軍司令官中島實常中將（接近板垣派）

對華侵略總司令西尾壽造大將（中間派巨頭）

侵略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中將（前陸相，少壯派領袖）

侵略軍副參謀長本多政材中將（板垣老助手）

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將（軍政家，中間派巨頭）

關東軍參謀長磯谷廉介中將（少壯派巨頭之一）

華北侵略軍最高指揮官多田駿中將（前參謀次長，中國通）

華中侵略軍最高指揮官（山田乙三去職後，事督上由西尾自行兼代）
華南侵略軍最高指揮官安藤鶴吉中將（中間派）

（國新社）

敵新軍管區轄境一覽

敵陸軍於本月八日起，改革軍管制度，廢止三防衛區，改劃四軍管區，已誌前稿。茲將各該新劃之四軍管區所管轄區域，錄誌如下：

(一) 東部軍管區

東京師管——麻布東京府（本鄉區管轄以外全部），埼玉縣（川越市、入間郡、比企郡、秩父郡），甲府山梨縣，神奈川縣，本鄉東京府（本鄉區、下谷區、淺草區、本所區、深川區、豐島區、瀧野川區、荒川區、王子區、板橋區、足立區、向島區、城東區、葛飾區、江戸川區），埼玉縣（麻布區管轄以外全部），千葉千葉縣。

宇都宮師管——水戸茨城縣，宇都宮栃木縣，高崎羣馬縣，松本長野縣。

仙台師管——仙台宮城縣，福島福島縣，新發田新瀉縣（新瀉市、長岡市、三條市、岩船郡、北蒲原郡、東蒲原郡、中蒲原郡、西蒲原郡、南蒲原郡、古志郡、佐渡郡），高田新瀉縣（新發縣管轄以外全部）。

金澤師管——金澤石川縣，富山富山縣，岐阜縣（高山市、吉城郡、大野郡、益田郡），敦賀福井縣（敦賀市、敦賀郡、三方郡、遠敷郡、大飯郡），滋賀縣（彦根市、高

島郡、伊香郡、大上郡、愛知郡、東淺井郡、板田郡、岐阜縣（大垣市、安八郡、海津郡、揖斐郡、不破郡、養老郡）、福井福井縣（敦賀區管轄以外全部）。

（二）中部管區

名古屋師管——名古屋愛知縣（名古屋市、一宮市、瀨戶市、丰田市、愛知郡、東春日井郡、丹羽郡、葉栗郡、中島郡、海部郡、知多郡）、岐阜岐阜縣（富山、敦賀管轄以外全部）、丰橋愛知縣（名古屋管轄以外全部）、靜岡縣（濱松市、濱名郡、引佐郡、磐田郡、榛原郡、小笠郡、固智郡）、靜岡靜岡縣（丰橋管轄以外全部）。

京都師管——京都京都府（京都市、愛宕郡、久世郡、宇治郡、綴喜郡、相樂郡）、滋賀縣（敦賀管區以外全部）、福知山京都府（京都管區以外全部）、津三重縣、奈良奈良縣。

大阪師管——大阪大阪府（西北、北區、北花區、港區、大正區、東成區、旭區、東淀川區、西淀川區、丰中市、池田市、吹田市、三島郡、喜能郡）、兵庫縣（洲本市、津名郡、三東郡）、神戸兵庫縣（神戶市、尼崎市、西宮市、武庫郡、川邊郡、有馬郡、多紀郡、水上郡）、堺大阪府（大阪管區以外全部）、和歌山和歌山縣。
姫路師管——姫路兵庫縣（大阪、鳥取區以外全部）、鳥取兵庫縣（美方郡、城崎

郡、養父郡、出口郡、朝來郡、宍西米郡、神崎、鳥取縣（鳥取市、岩美郡、八頭郡）、岡岡山縣、松江鳥取縣（鳥取管區以外全部）、鳥根縣（松江市、八束郡、能義郡、大原郡、仁多郡、隱歧島）。

（三）西部軍管區

廣島師管——廣島廣島縣（廣島市、吳市、安藝郡、安左郡、佐伯郡、高田郡、雙三郡、山縣郡）、福山廣島縣（廣島管區以外全部）、濱田島根縣（松江管區以外全部）、山口山口縣（小倉管區以外全部）。

善通寺師管——九龜香川縣，松山愛媛縣，德島德島縣，高知高知縣。

熊本師管——熊本熊本縣，大分大分縣（久留米管區以外全部），都城宮崎縣，鹿兒島鹿兒島縣，沖繩沖繩縣。

久留米師管——小倉山口縣（下關市、丰浦郡），福岡縣（門司市、小倉市、八幡市、若松市、戸畑市、企救郡、京都郡、築上郡、田川郡、遠賀郡），福岡福岡縣（小倉、久留米管區以外全部），大村長崎縣，久留米大分縣（日田郡、八女郡、三潞郡、三井郡、浮羽郡），佐賀縣。

（四）北部軍管區

旭川師管——札幌北海道廳（札幌市、室蘭市、石狩支廳、胆振支廳、日高支廳、定知支廳），函館北海道廳（釧路市、帶廣市、十勝支廳、網走支廳、釧路廳支廳、根室支廳），旭川北海道廳（旭川市、上川支廳、宗谷支廳、留萌支廳），豐原樺太。

弘前師管——青森青森縣，盛岡岩手縣，秋田秋田縣，山形山形縣。

（國新社）

敵國大事記

(自七月十一日
至八月十一日)

七月十一日：

▲政友會兩派及社大黨均願自動解散，參加新黨，惟民政黨猶以近衛新態勢之全貌尙欠明瞭爲理由，復持靜觀態度。

▲倭國樹位資金統制計劃，以補救經濟崩潰。

▲倭有田外相招待外交長老舉行懇談會，檢討國際情勢之演變及外交方針。

▲倭創立日意協會，藉圖加強軸心關係。

七月十二日：

▲倭又派遣監視員駐廣洲灣。

▲倭國食糧恐慌，開議決定自第二預備金內支出總額一一、七〇五、〇〇〇元爲農林省所管十五年度食糧增產應急施設費。

▲倭舉行四相會議，特召櫻井藏相出席，檢討國際情勢及外交問題。

▲倭有田外相邀見英大使克萊琪，就緬甸禁運問題交換意見。

七月十三日：

▲倭稱禁絕由緬甸及香港領域之援運運輸問題，在原則上已解決。

▲倭監視員訪越南總督，並視察滇越鐵路。

▲倭厚生省徵用委員會，決定徵用參加海軍軍事上必要工事之土木建築技術人員，並由吉田厚相對各地方長官發布徵用令。

▲倭設立專門研究輕轟炸機之陸軍飛行學校。

▲倭伊豆半島三宅島火山爆發，損燬慘重。

七月十四日：

▲倭議員組織「新政治態勢」研究會，民政黨議員末松野田等力促町田總裁參加新體制。

▲倭民政黨總裁町田忠治，表示參加並贊助「新政治體制」運動。

七月十五日：

▲倭拓務省召開南方政策商討會，台灣總督府及南洋廳之關係官均被邀參加，其南進野心已暴露無遺。

▲倭「新體制運動」甚為活躍，已引起各方之注視，陸海兩次官舉行會商，倭撥與兒玉內相島田農相勝遞相等交換意見，協議應取之適當態度。

▲倭與偽府舉行第四次「國交調整會議」。

▲倭寇嚇使汪逆偽組織逮捕滬大美晚報編輯。

七月十六日：

▲倭臨時閣議決定總辭職，米內首相赴葉山謁倭皇呈辭。

▲倭政友會大會決議解黨，參加「新政治體制」。

▲倭外次谷正之邀見荷大使巴布斯多，對於荷印之經濟通商事進行交涉。

▲倭米內內閣場台，法西斯軍部一致期望近衛文麿再度出馬，木戶內府召集重臣對繼任首相之人選問題徵詢意見。

七月十七日：

▲倭會近衛文麿再作馮婦，承受組閣大命，並請求法西斯軍部推舉陸海省大臣。

七月十八日：

▲倭會近衛文麿徵求陸海外三相候補之意見，如各方面意見不一致仍不敢出馬。

▲倭近衛內閣之閣僚方針如次：(一)不一定採取少數閣僚制，(二)政黨要人入閣與

否尚未定，(三)內、藏、文、商、農五大臣決定專任，(四)鐵、遞、拓、厚四大臣視情形如何酌定，或以委任，(五)內閣書記官長，法制局長官及企劃院總裁等

俟閣僚決定后銓衡之。

▲倭陸軍三巨頭會議決以原任航空總監兼航空部長之東條英機中將任陸相，近衛並決以松岡洋右繼任外務大臣。

▲倭會近衛于國策會議中提出「擴充處理中國事變之權能」與「確立國防外交之方針」，以及「統帥部與國務之完全融合」等問題。

▲倭當局大肆壓迫輿論，前陸軍中佐三井佐吉被拘。

七月十九日：

▲倭會近衛擬于國策會議完成后進行其他閣僚之決定。

▲倭新任陸相東條英機與寇軍首腦部檢討內政方針及外交政策。

▲倭米內內閣舉行最終閣議，商議善後措置。

▲倭會近衛銓衡閣僚之目標，並不採取大人物主義。

七月二十日：

▲倭新閣人選已內定。

▲倭皇召見義大使，妄圖加強軸心關係。

七月二十一日：

▲倭滿洲國總裁星野直樹奉命調任不督部大臣兼企劃院總裁。

▲倭前內閣書記官長河田烈就任大藏大臣。

▲倭前文相安井英二就任內相兼厚生大臣。

▲倭會橋本邦彥任文相，風見章任法相，村田省藏就任遞相兼鐵相。

▲倭新閣將擴充企劃院機構。

▲倭揆近衛電召小林一三任商工大臣。

▲倭民政黨有志代議士對町田總裁不滿。

七月二十二日：

▲倭新閣正式成立，近衛于宮內大廳對倭皇宣誓就職。

▲倭蓄意對美挑釁，美水兵與日警于青島又起糾紛。

七月二十三日：

▲倭會米內光政于今晨九時零三分將首相官印移交近衛。

▲倭陸相東條英機對記者首次談話，狂噪日本應增強國防，一面脫離對英美之依存

性，一面增強對德義之軸心關係。

▲倭新閣舉行首次閣議，倭揆近衛復發表內政政策及外交方針。

七月二十四日：

▲倭新閣舉行三長官會議，協議政綱政策。

▲倭民政黨永井等二十四人決脫黨參加近衛倡導之「新政治體制」，該黨已陷於分裂的危機。

七月二十五日：

▲倭松岡外相決刷新外交陣營。

▲倭民政黨永井柳太郎等拒絕櫻內等之勸告聲明脫黨。

▲倭揆近衛召開大本營聯絡會議，檢討國際情勢並商決新閣方針。

七月二十六日：

▲倭美商約廢止一週年，倭閣與法西斯軍部會議，狂呼對美將採取強硬政策。

▲倭外相松岡洋右邀見美大使格魯等外交代表三十一人，妄圖調整美倭關係。

▲美總統羅斯福聲明實施關於石油廢鐵等實施外出許可制，倭當局極為震驚。

七月二十七日：

▲倭因美總統聲明禁運后大感恐慌，輿內駐美大使拜訪美副國務卿威爾斯，表示深切之關懷。

▲倭警逮捕路透社駐倭京代表考克斯。

▲倭軍威脅滬租界，軍人得以自由出入虹口區，並妄圖排斥第三國在華之一切商務。

七月二十八日：

▲敵閣議決定建設「大東亞新秩序」之所謂「基本國策」。

▲倭當局籌組南洋研究協會，以謀攫取南洋各地之資源。

▲考克斯被捕案倭京一報一致禁載，英僑被捕者先後達九人。

▲倭以關閉東亞門戶威嚇美國，囑內倭使對羅斯福總統之解釋拒絕說明，美倭關係將更趨惡化。

七月二十九日：

▲倭警逮捕之考克斯暴死，倭當局竟誣為間諜係畏罪自殺。

▲倭關與大本營聯絡會議決定，近衛首相有統制政府一切活動之最高權限，少壯派軍閥對之表示不滿。

七月三十日：

▲倭繼續逮捕英僑，英駐倭大使克萊琪訪於岡外相，謂此事極端嚴重，必致引起政治糾紛問題。

▲倭政府擬設「行政顧問」，以爲內閣決定並實施國策之諮詢機關。

▲倭稱在朝鮮破獲「外國間諜網」。

七月三十一日：

▲倭駐英大使重光葵訪哈里法克斯外相，對濫捕英僑事猶妄圖掩飾。

▲滬敵侵犯法租界，妄圖檢查郵件。

八月一日：

▲倭閣政綱公布，倭揆近衛並發表聲明，狂言將致力解決「中國事件」。

▲倭松岡外相發表談話，表示不惜與各國敵對，以謀攫取越南及荷印。

八月二日：

▲倭陸軍省公報隱斥英吉利爲「敵國」，英駐倭大使克萊琪已對之提出交涉。

▲北海道札幌等處發生強烈地震，地震結果復發生猛烈海嘯，沖失漁船一千三百艘，損失甚爲慘重。

八月三日：

▲倭派小磯國昭爲訪問荷印特使，以謀推動南進政策。

▲倭寇壟斷下，美在華貿易幾全部停頓，美領事向倭提出強硬抗議。

八月四日：
▲倭在英僑民被捕，倭全國震驚，倭駐英大使重光葵訪英外部要求釋放。

▲倭寇恬不知恥，竟向美政府抗議禁運汽油事。

▲倭垂涎南洋資源，組「國策會社」以從事開發，充分暴露其南進陰謀。

▲英當局逮捕在英倭僑以為之報復，倭駐英大使重光葵哀求釋放無效，竟老羞成怒，胆敢主張對英絕交。

八月五日：

▲英倭互捕僑民之事態擴大，倭閣召開陸海外三相會議商討對策。

▲倭寇亟圖南進，與法當局開始外交談判，竟大言需在越南設立軍事根據地。

▲倭擬相河田茲談財政經濟政策，謂預算問題仍按前閣之政策，惟預算內容需依新閣之政策，政府當力求節縮，鼓勵儲蓄，以謀建設「高度之國防」，而符近衛之基本政策。

▲倭小磯國昭注視荷印前途，狂稱日美兩國因荷印問題難免衝突，倭應充分準備，務使荷印確實成爲「大東亞經濟範圍」之一部分云。

八月六日：

▲倭揆近衛文磨入宮謁倭皇作國務報告。

▲倭舉行閣議，松岡外相報告英當局逮捕倭僑及交涉經過情形，商討有效對策。

八月七日：

▲倭艦南駛有犯越模樣，越當局態度強硬，對倭武力侵略事決採自衛措置。

▲倭松岡外相邀見英大使格魯，就法倭談判越南問題提出解釋。

▲倭法相風見章招待報界，暴露內政機構不健全。

▲倭民政黨大會通過解消案，並決議參加所謂「新政治體制」。

八月八日：

▲倭大批艦隊駛往越南附近，大有躍躍欲試之概。

▲倭派赴越南之調查團團長西原于今晨再度乘機赴河內活動。

▲倭揆近衛爲謀加速確立「新政治體制」起見，特于今午邀請各界領袖作懇談。

八月九日：

▲倭艦廿餘艘駛入東京灣，越當局嚴予戒備，並向我政府提出照會。

▲倭外務省爲英政府撤退在華駐軍事發表聲明。

八月十日：

▲倭駐法大使澤田訪晤法方長鮑多恩，就越南問題交換意見。
▲委揆近衛以應松岡外相之請，擬派建川中將專任拓務省大臣。